

(一) 向天湖部落傳唱古老音符的耆老－芎風金榮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潘秋榮

職稱：縣議員

訪談者簡介：苗栗縣議會第十七屆縣議員

前苗栗賽夏文物館館長

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

姓名：芎風金榮

族名：Koko Kawkel

族別：賽夏族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80

居住部落：苗栗縣向天湖部落

受訪者簡介：

芎風金榮嫁至向天湖部落約有五十幾年了，對當地風俗民情相當了解，年輕時的記憶仍清楚，對於祭典的儀式亦相當熟悉。傳統歌謠傳唱的功力是芎風金榮在賽夏族裡最為推崇的一名耆老。其記憶的歌謠數量豐富，亦不忘藉著每一次的傳唱，希望所有賽夏族的子弟好好的學習，如此文化及語言便可得到延續的希望。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日期：2011年4月28日

訪談地點：苗栗縣向天湖部落

訪談者：潘秋榮

受訪者：芎風金榮

紀錄者：潘秋榮

翻譯者：潘秋榮

【訪談說明】

訪談價值：

賽夏族傳統歌謠的保存與演唱。

訪談過程描述：

首先請芎風金榮女士就在地環境及背景做簡介。再來藉著回想當年在這裡生活的賽夏族，透過務農過程把記憶一一喚醒，想起祖先步履闌珊的開墾過程。再來就是想起自己學習歌謠及古調的過程，因為賽夏族歌謠多以祭儀古調為主，所

以還想起了關於矮靈祭、亡者的儀式及其過程、播種祭等等的古調。最重要的，芎風金榮女是希望賽夏族的子弟，不能忘記祖先說的話—賽夏族族語。

【訪談內容】

訪談者：koko kawkel，妳是哪裡人嫁到向天湖來？

受訪者：中加拉灣。

訪談者：家中人多嗎？

受訪者：不多，我們家人都在東河，我的娘家就是山刀(外號)，我們同宗的風姓也不少南瓜(外號)他們就是。(註：山刀名字叫做風盛福，南瓜名字叫做風運盛。)

訪談者：妳們在中加拉灣從事什麼工作呢？

受訪者：我們砍草，耕作山裡的土地，老一輩都是做這些工作。砍草、燒草完後再將根鏟鋤。是種植早稻的時間就種植早稻，種地瓜也是一樣，砍草、燒草、種地瓜。沒有種稻就沒有米吃，所以種什麼就吃什麼。自己要認真做才有飯吃，誰懶惰也就沒飯吃，客人來真的沒有可以招待的。

訪談者：妳們小時候就已經是做這些工作了嗎？

受訪者：是呀！以前我還在念書時放假就去幫忙山裡的工作，畢業後即去砍草。像男生去山上砍草、採集藤條我們也都和哥哥們一起去。若不努力，沒錢也就沒飯吃。

訪談者：有念過日本小學嗎？

受訪者：有念過一點，光復後就沒有念了。

訪談者：您幾歲嫁到向天湖呢？

受訪者：十九歲。

訪談者：你們這裡有多少人？

受訪者：向天湖嗎？

訪談者：不，妳們的家人。

受訪者：哪會多！要如何多！姊姊嫁了也只剩下爸爸媽媽和我。我是最小的，比我大的都走了。最年長的就是 boong，就是我們全部。

訪談者：妳是風家嫁到芎家嗎？

受訪者：是的。

訪談者：您嫁到這裡有做山上的工作嗎？

受訪者：來這裡更辛苦，去砍 Sawki，到山上去砍芭蕉樹，然後我們去燒，後來我們住在那裡守著正在燒的 Sawki。

訪談者：什麼是 Sawki 呢？

受訪者：Sawki 就是收集成四方形後堆疊起來。我們就將 Sawki 疊起來，(她也知道)。我們開始將 Sawki 疊起來，砍芭蕉、砍姑婆芋準備丟入太過燃燒的火堆中。我們是在山上做這件事，做完了我們就回去砍草，準備種稻、種甘藷的，以前真的很辛苦。若是現在的年輕人才不會要在這樣的

環境生活。我再怎麼苦…我是有一些地瓜，我們有一點田地就還好。來這裡什麼都沒有，也就自己努力工作。晚上我們去運 Sawki，去背火灰，來到這裡才煮 Sawki，煮熟後倒在四方，成型後就拿出去賣錢。

訪談者：那是吃的嗎？

受訪者：不是喔！賣出去是要做醃粽的？

訪談者：那是樹還是草？

受訪者：樹，用鋸的，以前沒有電鋸是用鋸子。林務局會抓(禁止)，我們利用晚上煮 Sawki。

訪談者：koko kawkel 幾個孩子？

受訪者：我的？到現在嗎？

訪談者：是。

受訪者：我有九個。男的五個女生四個全部九個，現在只剩一個而已了。

訪談者：妳什麼時候學會唱歌的？有人教妳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！

訪談者：妳是自己…

受訪者：不是我自己會是誰！我媽媽年歲已高也沒有教我。

訪談者：那唱什麼呢？

受訪者：就隨便唱唱什麼的。

訪談者：去那裏(到了芎家)後有唱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沒有人教誰會唱歌！以前老人家沒有家呀！唱歌是最近和她一起學習才有唱賽夏的歌，我們兩個一起研究歌詞，是這樣。

訪談者：妳們唱歌，會唱歌。有其他的專長技藝嗎？例如織布，女孩子以前織布嘛！

受訪者：以前是有織布，現在的孩子已經不會了，老囉！

訪談者：編籃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什麼都不會編。

訪談者：妳們以前有種苧麻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，種苧麻撚成線。我們拿來織成布，誰不會織布就沒有衣服穿，誰會織布就有衣服穿。

訪談者：如果現在有苧麻，妳還會做嗎？

受訪者：若是有還是會，刮苧麻皮的器具也是自己用竹子做。

訪談者：妳能唱幾句，最近練習的歌曲嗎？

受訪者：是會，可是前些日子咳嗽得厲害，喉嚨還不舒服，這次還在咳喝礦泉水。去頭份看眼睛時，還在咳嗽。

訪談者：這個部落叫做向天湖，您知道這是賽夏族還是客家人住所？

受訪者：我們來這裡時已經沒客家人了，早期曾經是客家人在這裡居住，日治時期已經遷移別處。

訪談者：土地上種些什麼？

受訪者：種樹，什麼都種，還有杉木。

訪談者：這部落為什麼叫做 rareme:an?

受訪者：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老人家說這是 rareme:an。

訪談者：向天湖的賽夏族是從哪裡來的？

受訪者：我來時還小，也不知道都是哪裡來的。

訪談者：妳曾聽這個部落有些什麼故事？

受訪者：我很少在鄰居走動，也就聽不到什麼故事。

訪談者：這向天湖是舉行巴斯達隘的地方，還有其他的祭典在向天湖舉行嗎？你們還有播種祭的儀式嗎？可以說說你所知道的嗎？

受訪者：是，我們是每個姓氏輪流。

訪談者：這裡有幾個姓氏？

受訪者：風家、朱家、芎家三個姓，還有解家。

訪談者：解家也來這裡嗎？

受訪者：是的，我們這次的主祭是解家，我們就到南庄去。

訪談者：誰是主祭就去到他那裏是這樣嗎？

受訪者：是的。

訪談者：是不是想做主祭的人爭取就可以了，例如說這次換我來做？

受訪者：不是這樣，這不是隨便決定。例如今天是掃墓的日子大家就在掃墓時討論要換誰家做播種祭儀式，像這次輪到 kakiyo'，去年的主祭就在墓地交接。例如上次是我，這次換你，我們就要共飲一杯酒就算交接完成，你就是下次的主祭。我們這次到新村去也是看好時間去，凌晨三點就去。進門先啣一杯主人已經準備好的酒和主祭合飲一杯酒，喝完就去找事先藏在角落的糯米糕及酒。要在那裏吃完才能出來和種人聊天，不可以嘴裡還在吃糯米糕就到大家面前。

訪談者：正在播種的時候不能讓外人看見是真的嗎？

受訪者：不可以，十二點即去播種。播種後他們也會覆土，播種的地方先插樹枝做記號先翻土再將小米播種，結束即回家等待大家到來。

訪談者：女生可以播種嗎？

受訪者：如果誰家主祭，那一家的女生男生都可以去播種。

訪談者：有沒有禁忌的地方，像巴斯達隘的時候有些過程孕婦是不可以看的。

受訪者：懷孕的人不要去碰要合飲的酒這是禁忌。糯米糕是大家的早餐不能碰也不可以吃。和巴斯達隘一樣會被罵。

訪談者：有不可以耕地的說法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，不要使草木乾枯，這樣會影響播種後的生長。梳頭也不可以，我們播下的種子下雨時會被沖刷掉。播種完後也不可以立即碰鍋子，將來會有黑色的稻穗。所以會有不可以梳頭不可以碰鍋子的說法。

訪談者：祖靈祭都還有舉行嗎？

受訪者：還有。

訪談者：大家同時一起嗎？

受訪者：我們自己，芎家自己，風家也自己，朱家也自己。

訪談者：賽夏族人的喪葬禮儀現在都和客家人差不多了。

受訪者：是。

訪談者：和早期有什麼不同嗎？

受訪者：過去我們是沒有錢，人死後的葬禮也沒能力去厚葬。想多幾天可以瞻仰死者遺容，也因為沒有錢可以提供飯食給來幫忙的人。放越多天來得人就多，要怎麼供應吃的，所以人死很快就埋葬。不過現在的人都和客家人的做法了，有十天或是好幾天才下葬。誰有錢的就會請師傅做法會，沒錢的就只有請師傅唸唸經，現在已經是這樣了。

訪談者：早期有蹲葬的方式處理死者嗎？

受訪者：有。

訪談者：我聽過以前這個家死了人，死者就埋葬在這房子中，其他家人則遷移別處，有這樣的說法嗎？

受訪者：不知道，我們沒有。過去人死了我們沒錢買棺木，編竹子包裹屍體。以前的人是這樣處理，編織成六尺以死者的高度編製。

訪談者：最早是如何埋葬？蹲葬或是平躺？

受訪者：平躺包起來，要坐在哪裡？

訪談者：以前有人在書上這樣寫。

受訪者：身體彎曲？

訪談者：是，使身體彎曲。

受訪者：也不清楚，我沒聽說過。

訪談者：下面要說的是，妳們一家都有說族語嗎？

受訪者：是的。

訪談者：小孩現在還回說賽夏語嗎？

受訪者：會，我的小孩會唱賽夏族的歌，我告訴他要唱時要輕輕的唱，不然讓朱家聽到不好意思。於是他照著書本上的歌詞清唱著，聽起來他真的會，我告訴他平時不要唱，不好。（註：小孩唱的是巴斯達隘的歌，所以平時是不可以唱）

訪談者：學校教的嗎？

受訪者：是，他們去比賽就是比巴斯達隘。

訪談者：長輩們說平時唱有禁忌，那他們在學校教學可以嗎？

受訪者：照理是不允許的，不過已經教了，我們再提禁忌也已經做了，就讓學校這樣教了。去比賽都能贏得獎項，這也是老師的功勞。

訪談者：妳們家有別族嫁進來的人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都是賽夏族。

訪談者：妳可以說說賽夏語要怎麼樣才得以保存？

受訪者：若只說賽夏語，不用國語溝通，一直和小孩說賽夏語。現在若是老一輩

的走了可能被國語替代，就不會說賽夏語了，會變那個樣子。

訪談者：現在學校都有教族語，孩子回到家妳會和小孩說賽夏語嗎？

受訪者：我們都是說賽夏語，沒有說國語。

訪談者：這樣孩子就會說賽夏語，學校的教學縱使不足，回到家大人有教小孩說
久了他們就會。我們以前在中加拉灣時也是大人都和我們說族語，所以
到現在也不會忘記。

受訪者：現在的孩子若是沒有了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再一代的年輕人我們不知道還
能聽見嗎？